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重大项目

# 敦煌志

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上)

中華書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重大项目

# 敦 煌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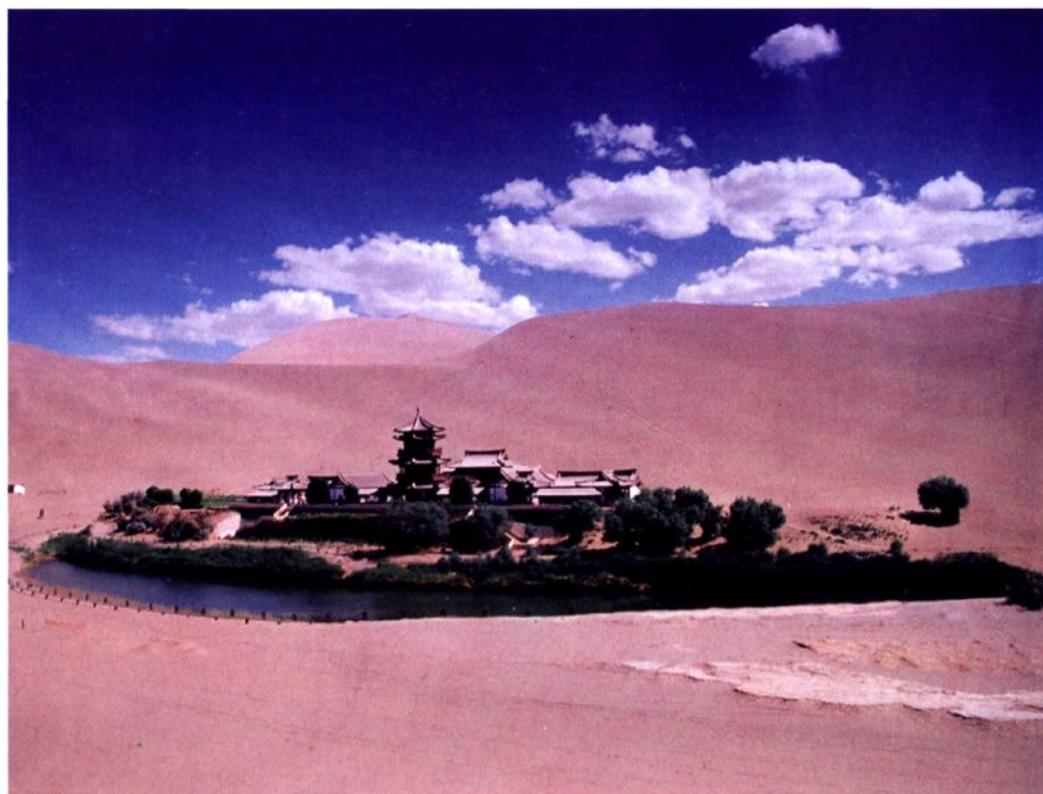
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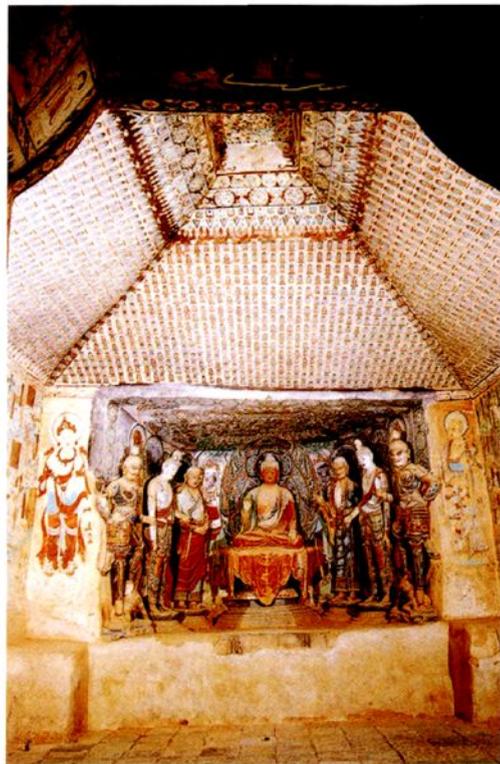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莫高窟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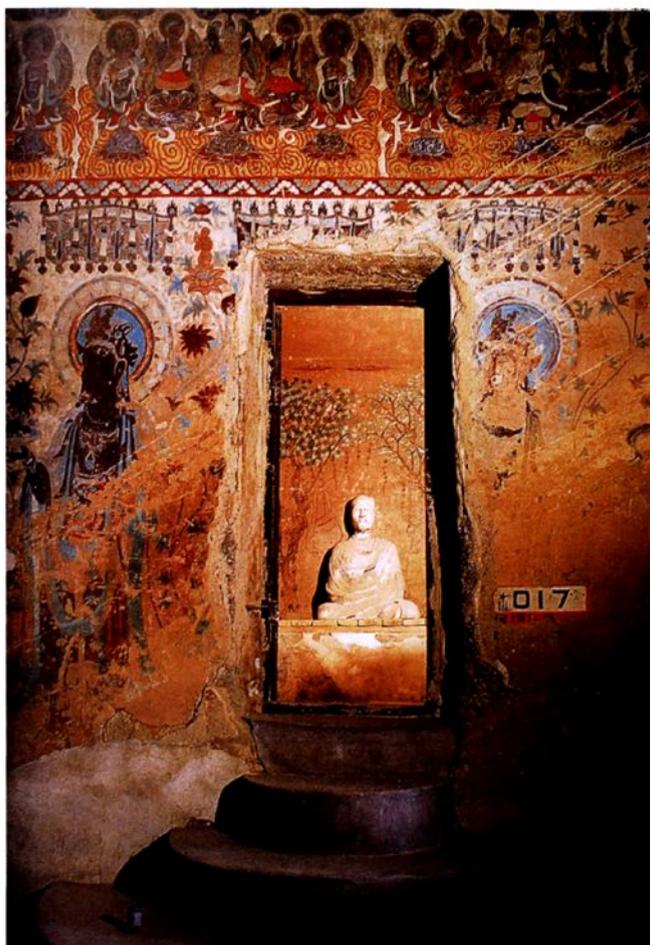
月牙泉全景



第45窟 盛唐



第148窟 (盛唐) 南壁弥勒上生经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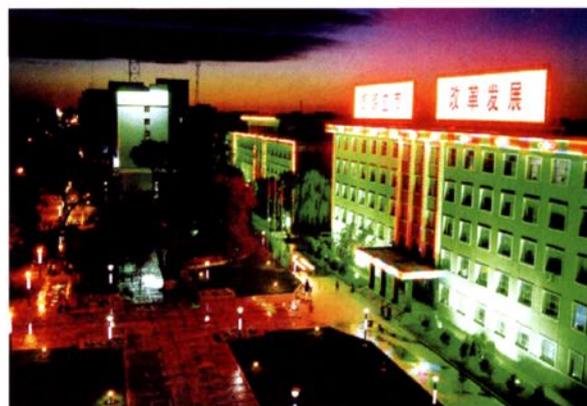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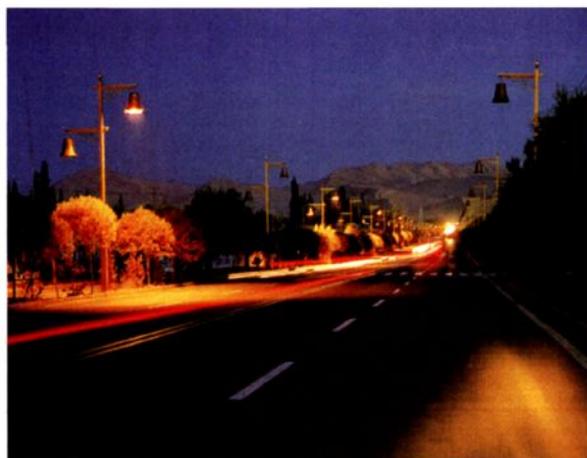
第17窟（藏经洞）晚唐



第130窟（盛唐）弥勒佛像（南大像）



敦煌街景





沙州图经 唐代



传车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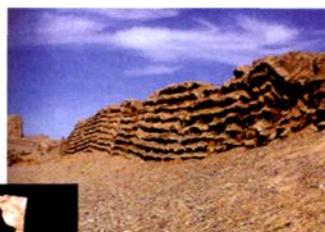


希伯来文犹太教祈祷文（九世纪）

帛书信札



汉简



汉长城



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代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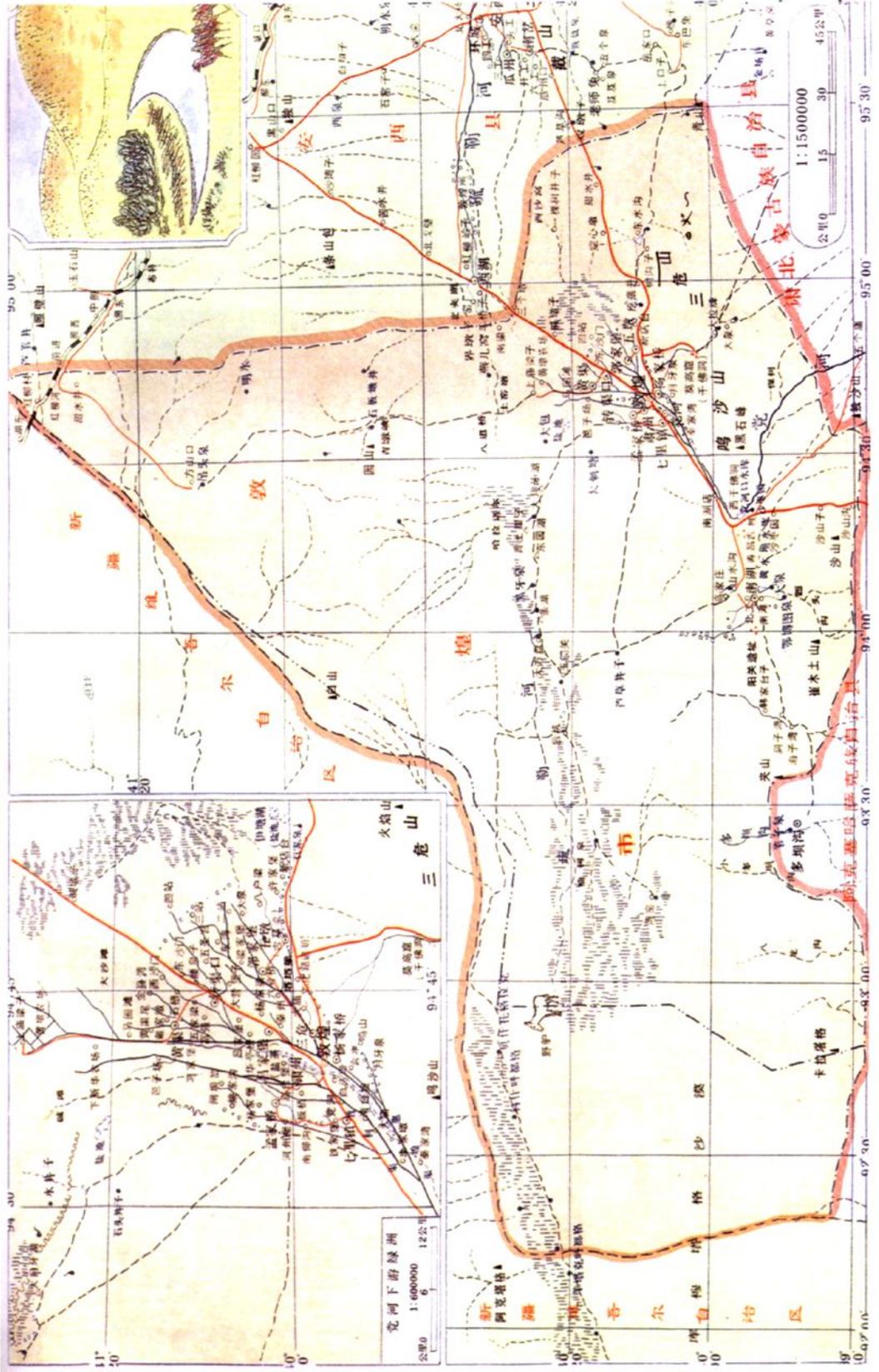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莫高窟参观



1992年8月江泽民在敦煌



1999年9月胡锦涛在敦煌



# 前 言

敦煌出版地方志，这是第四本。

清朝道光年间，知县苏履吉组织编纂的《敦煌县志》，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雕版印出，传于后世，这是第一本。该书共4万余字，较为简略。“书阙简脱，失误尤多”，但是具有开创性，留存了不少史料。

民国三十年（1941年）脱稿的《重修敦煌县志》，是县政府委托本地名人吕钟先生撰修的。该书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却失之零乱。因社会动荡，此书长期未能付印，60多年后的2002年，敦煌市政府才组织人力点校出版。

《敦煌市志》成书于1994年，该书贯通古今，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该书在彰显敦煌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方面、史料的取舍和文字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

这次重修市志，是在全国第二轮续修地方志的推动下，在我市领导认识提高、大胆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于2004年底开始的。

首先，领导极为重视，决策果断。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军需、市长包东红、主管副市长张晓军，根据上级要求决定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并在倾听了有关人士的意见建议后，及时正确地作出了如下决定：一、市志不是续写，而要重修；二内容上要突出敦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三、抽调有热情、文字功底好的人担当此项重任；四、财力上全力支持。市上聘请了敦煌市政协副主席姜德治任主编，告诉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写好敦煌的名片！”，新一届的书记包东红、市长孙玉龙、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军秉此决定，对修志工作大力支持，多所鼓励。

其次，专家关心支持，热情参与。修志伊始，我们聘请敦煌研究员研究员李正宇先生作我们的顾问。老专家欣然应诺，毫不保留地为我们写出了《重修〈敦煌市志〉的建议书》，并从兰州专程来敦煌，给修志人员详析前志的得失和这次修志的建议，讲了各卷的着力点，对提高此志的整体水平益裨良多。初稿完成后，我们分别寄给四位敦煌学专家审订指谬。他们是：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陈国灿先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李正宇先生；兰州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先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李并成先生。学者们初读之后，于2006年12月下旬齐聚敦煌，用了7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指正了初稿的古代部分，从而大大提高了书稿的水平，增加了市志的学术分量，好多部分有了专家修

志的结果。

修改稿完成后，我们又一次交给了各位专家过目，他们乐此不疲，不厌其烦地做了不少补充修订，而且让兰州大学敦煌敦煌学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博、硕士研究生们对古代部分的许多内容进行了校勘，使志稿避免了不少错误和不足，有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再次，撰写人员埋头苦干、好学求索。编撰者只有四人，时间不足三年，完成近220万字的工程，没有埋头工作、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万万难以完成的。况且典籍浩繁、敦煌学论著层出不穷，没有好学求索的意志，也是万万难以把握的。敦煌丰富的古代文化积淀为本志提供了与生俱来的品位和价值，博大精深的敦煌学又使本志获得难以企及的深度和高度；修志者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甘于寂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共同成就了此书。

还有，前任市委书记陆代森，一直关注本志的修编，对本志的付印给予了较大支持。敦煌市各单位部门，象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市教育局等都对我们支持帮助很大。

一个民族要有生命力，必须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一个地方要有发展潜力，必须借助于自己的丰厚文化积淀。历史除了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我们重修敦煌地方志，就是借助于敦煌的文化遗产来激活敦煌的发展潜力，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人物立传，我们力忌溢美诬罔；记事叙往，我们力避偏颇不实，但愿修出敦煌的信史。

我们白手起家（无资料）、外行修志（都不是专业人员），我们站在前三本志书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们又站在专家及敦煌学论著肩上极目千里。尽管如此，因水平和资料所限，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缺憾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 凡例

一、本志依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如实记叙敦煌市各方面的历史状况，旨在彰显敦煌丰厚灿烂的历史文化，记录敦煌欣欣向荣的发展现状，纠错补缺，存史扶正。

二、本志采用纲目式体例，从社会史及事务逻辑关系的角度考虑，将内容分为历史大事记、概况、农林牧水电、经济贸易、交通通讯、政权政法军事、敦煌学、艺文、人物、旅游、居民物质精神生活、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档案、民俗方言、财政税务金融以及附录十五卷。

三、本志根据敦煌特色，采用了较多的插图。卷前及随文附载洞窟图像、古遗址、古文献照片、自然景观、线描图、示意图共260余幅。

四、全志贯通古今，下限至2004年12月。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和历史：古代部分包括“敦煌郡”历史，现代部分则以现行行政区划为主。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汉字形体为通行简化字，古文献中为保持原貌，则用原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用当时的，未加换算，建国后一律用国务院公布的统一计量单位。数量，建国前用汉字，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惟世纪与纪年酌情以汉字表示。

八、资料来源：除了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市档案馆、图书馆的外，还吸纳了国内外各种敦煌学著作中的可用资料。主要经济数据均来自市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九、入志人物依惯例生不立传，记事据实，力求客观准确，“不溢美，不隐恶”。

十、文中出现不同收藏地的敦煌文书编号，用代号表示，如英国图书馆的“S”（斯坦因获本编号）、英国大英博物馆藏藏经洞绢画Ch.（原藏英联邦印度事务部的斯坦因获本编号）、法国国立图书馆的“P”（伯希和获本编号）、伯希和编号中藏文本为PT、法国巴黎吉梅馆藏画用EC.标示。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文书编号为Пx，其中弗鲁格编号（XJIyx）以Φ表示。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品以“BD”或“北+千字文号”。甘肃省博物馆藏本则以缩略词“甘博”表示，敦煌研究院藏本用“敦研”表示、敦煌市博物馆藏品则为“敦博”。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获品以“大谷文书”表示，其龙谷大学藏本以“龙大”表示。其卷号数字后的V表示背面。一卷写有多种文献者，则以该卷号后的abc或数字表示。录文中残缺用（前残）、（后残）表示，行中残缺用—表示。模糊难辨与损字口表示，/为换行符。

十一、莫高窟洞窟的编号一律采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此编号所指为莫高窟南区，北区新考古编号则标明北……号。榆林窟编号亦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该窟虽属安西县，但学术上认定与莫高窟同属敦煌石窟系统，因而在图片中也部分采用其壁画等素材。

十二、汉简编号依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探方、层位、简号例见历史大事记内公元前61年文下括注。

# 敦煌志纲目

- 卷一 大事记
- 卷二 概况  
[行政建置 自然地理 人口]
- 卷三 农牧林水电  
[农牧业 林业 水电]
- 卷四 经济贸易  
[商业 工业 乡镇企业 粮油 经济管理]
- 卷五 交通通讯  
[交通 通讯]
- 卷六 财政税务金融  
[财政 税务 金融]
- 卷七 政权法治军事  
[党派群团 政权 法治 军事]
- 卷八 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档案  
[文化 教育 医疗卫生 科技 体育 档案]
- 卷九 居民物质精神生活  
[民政 信访 人事劳动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宗教]
- 卷十 民俗方言  
[民俗 方言]
- 卷十一 旅游
- 卷十二 人物
- 卷十三 敦煌学
- 卷十四 艺文
- 卷十五 附录  
[遗文轶事辑录 荣誉录 主要参考书目  
敦煌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委员会 参加撰写人员]